

THE CRUCIBLE



Arthur Miller

萨勒姆的女巫

阿瑟·米勒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勒姆的女巫/(美)米勒(Miller, A.)著; 梅绍武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4

书名原文: The Crucible

ISBN 978-7-5327-5307-9

I. 萨… II. ①米…②梅… III. 话剧—剧本—
美国—现代 IV. 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4251 号

Arthur Miller
THE CRUCIBLE

Copyright © Arthur Miller, 1952, 1953, 1954

Copyright renewed Arthur Miller, 1980, 1981, 1982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8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
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6-674 号

萨勒姆的女巫
THE CRUCIBLE

Arthur Miller
阿瑟·米勒 著
梅绍武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丁宇岚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75,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307-9/I·3065

定价: 24.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THE CRUCIBLE



Arthur Miller

献给玛丽

四幕剧

剧中人物

巴里斯牧师

蒂图芭

苏珊娜·瓦尔考特

托马斯·普特南

玛丽·沃伦

吕蓓卡·诺斯

约翰·赫尔牧师

法兰西斯·诺斯

哈里克警长

丹佛斯副总督

霍普金斯

贝蒂·巴里斯

阿碧格·威廉斯

安·普特南太太

梅喜·刘易斯

约翰·普洛克托

詹理斯·考莱

伊丽莎白·普洛克托

伊齐基尔·契佛

哈桑法官

萨拉·古德

关于本剧史实方面的一个注解

如果按照史学家使用历史这个词汇的意义来说，这个剧本不能算是历史。有时为了戏剧效果而需要把许多人物合而为一；卷入那场“呐喊指控”闹剧的姑娘人数减少了一些；阿碧格的年龄提高了几岁；当时有几位法官权力几乎相等，我在剧中用哈桑和丹佛斯这两个人物象征性地代表他们。但是，我相信读者会由此而发现人类史上最古怪而最可憎的一页的本质。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都同他历史上原型的命运完全相符，个个都在历史上扮演过类似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说是一模一样的——角色。

至于这些人的情况，除了可以从少数几封信件、审判记录、当时发布的某些告示和一些有关他们品行的各

种不同的可靠资料当中推测出若干情况之外，大多数人的情况不明。所以，除去我在剧本中注明的情况之外，这些人物可以说是我尽力依照他们已经为人所知的行为加以描绘而创造出来的。

第一幕

(序幕)

一六九二年春季，马萨诸塞州萨勒姆乡镇赛缪尔·巴里斯牧师住宅楼上的一小间卧室。

左侧有一扇窄小的窗户。晨曦通过铅条窗格玻璃照洒进来。右侧有一张小床，旁边还点着一根蜡烛。其他家具为一个大衣柜，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后墙有一扇门，正对着下到底层去的楼梯的平台。这间屋子给人一种干净而宽敞的感觉。屋顶椽木露在外面，质地粗糙，没有涂漆。

幕启时，巴里斯牧师跪在那张小床旁边，显然是在祷告。他那十岁的女儿贝蒂·巴里斯木呆地躺在床上。

这次事件发生时，巴里斯是个四十五岁上下的人。在历史上，他声名狼藉，没有什么让人说好话的地方。他认为自己不管走到哪里，尽管竭力争取人们和上帝站在他这一边，却一直感到自己在受迫害。在教友举行集会时，如果有人事先没征求他的许可就擅自站起来去把门关上，他就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是个鳏夫，对孩子和他们的天资一概不感兴趣。他把他们看成小大人，而且直到这次怪诞的危机事件之前，他跟萨勒姆乡镇别的人一样，根本就没把孩子当回事，而只觉得大人允许他们两眼微微低垂，两臂耷拉在身边，笔直地朝前走路，得到许可才说话，就已经蛮不错了，为此他们还应该感谢哩。

他的住宅坐落在“乡镇”内——可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简直都不会称它为一个乡村。教友聚会所就在附近；从这里展延出去直到海湾或内陆，只有很少一些带小窗户的深暗色房屋，蜷伏在阴冷的马萨诸塞冬日里。萨勒姆乡镇建立起来还不满四十年。对欧洲人来说，这整个地区是个蛮荒的边疆，住着一支盲信的教派；尽管如

此，他们也往外输出产品，数量和价值均在慢慢增长。

没有人能真正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没有小说家——任何人即使手边有部小说，也不许看。他们信仰的教义禁止任何类似剧院或“无益的娱乐”这类玩意儿。他们不庆祝圣诞节，假日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应该更加专心致志地祷告。

这并非说在这种阴沉而严格的生活方式当中就连一点破例都没有。譬如说，盖一所新农舍，朋友们相帮来“起屋顶”，主人也会准备佳肴美馔，也许还会有几瓶烈性苹果酒传来传去。萨勒姆镇也有不少没用的人，他们在布丽奇特·比肖普小酒馆里的游戏台上转铜子儿消磨时光。也许艰苦劳动比教义信条更有力量，能使这里的道德免于沉沦，因为人们不得不像英雄那样向土地夺取颗颗粮食，说实在的，没人有太多的时间闲散游荡。

但是，这里实行一种两人一组的巡逻队四处执勤的制度，表明这里也有一些小花脸式的人

物；他们的任务是“在人们做礼拜的时候来回巡逻，注意有谁在教堂里没有认真听牧师布道，对仪式漠不关心，或者留意谁在家里或地里表现不良，然后便把这些人的名字记下来，报告到行政长官那里去，于是这些人就有可能被指控”。这种特别爱管别人闲事的风气在萨勒姆居民当中久受尊重，无疑产生种种猜疑，其中许多猜疑后来助长了那阵正在来临的疯狂。照我的看法，这也正是一位名叫约翰·普洛克托的人所要反对的一件事，因为那种武装营时代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何况乡间也相当地——尽管并非彻底地——安全，老一套风纪开始招人怨恨了。但是这种争论，正如所有这类事那样表现得并不明朗，原因在于危险依然可能存在，保证安全的办法还要靠团结一致。

邻近就是荒野的边缘。美国人居住的大陆无边无尽地朝西展延，对他们来说真是无比神秘。一眼望去，茫茫大地日夜呈现在他们面前，隐秘而咄咄逼人，因为印第安部落时不时从那里出来袭击他们，巴里斯牧师就有一些属于他管辖之下

的教民，他们的亲属被这些异教徒夺去了生命。

这里的老百姓有一种狭隘的地方观念，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能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他们也许宁愿从异教徒而不是从同胞基督教徒手中把土地夺取过来。不管怎么说，改变信仰的印第安人寥寥无几，因此萨勒姆镇居民认为这块处女林地是魔鬼最后的保留地、据点和坚守不放的堡垒。就他们所知，美洲森林是地球上最后一块不敬仰上帝的地方。

先是为了这些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缘故，他们采取了一种固有的对抗乃至迫害的态度。他们的祖先当然在英国受过迫害，所以他们和他们的教会现在有必要不给任何其他教派以自由，唯恐他们的新耶路撒冷会受到一些错误的生活方式和骗人的思想的亵渎和败坏。

简而言之，他们相信自己坚定的双手在高举那支会照亮世界的圣烛。我们继承了这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既帮助了我们，也损害了我们。它使他们纪律严明，从而受益。他们大体上都是虔诚的老百姓，选择在这个国土安居乐业，或者是出

生在这里，因而不得不争取生存。

他们在性格上同头一批在更遥远的南方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定居下来的移民截然相反，相比之下就可以证实他们的信仰是有价值的。在那里登陆的英国人主要的动机是为了追逐利益。他们想捞取这个新国土的财富，发财致富，返回英国。他们是一帮个人主义者，一群比马萨诸塞人更善于讨好奉承的人，但是弗吉尼亚把他们毁了。马萨诸塞人试想消灭清教徒，可是清教徒联合起来了；他们组成一种公有社会，一开始近似一种武装营，有个十分忠诚的专制领导。但是，这是一种经由公众同意的专制，因为他们自上而下具有一种共同的思想，从而团结一致；这种思想持久存在正是他们遭受一切苦难的原因，也正是他们为一切苦难辩解的理由。所以，他们那种自我克制的能力，坚决的意志，对一切无益的消遣所产生的怀疑，高压审判，都是征服这块十足与人为敌的空间的完美工具。

然而，萨勒姆居民在一六九二年已经不像一六二〇年首次乘“五月花”号船来到美洲的英国

清教徒那样对英国表示忠诚了。人们当中出现了巨大的分化，一场革命就在那时使皇家政府垮了台，并由一个政务会代替它行使职权。在他们眼里，这必定是个混乱时期，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种情况就跟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情况一样，看来是复杂而难以解决的。许多人由此而多么轻易地相信这种混乱时期是一种神秘莫测的黑暗势力强加给他们的，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法庭的记录上并没有这种推测的线索，但是在任何时代，社会一有动乱就会滋长这种神秘的猜疑，而且在像萨勒姆镇那样从社会表层下面产生困惑的时候，依然期望人们还能久久压制住他们那种由于失意而蕴积的全部力量，而不把一些无辜的人坑害成牺牲品，那就是过分的奢想了。

下面就要开场的这出萨勒姆悲剧，是从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发展起来的。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的钳制下，而且我们还没有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原因很简单：萨勒姆居民为了良好的意图，甚至是严正的意图而发展了一种神权政治，一种政教结合的力量，其作